

用微笑丈量时间

冬天来临的时候，我陷入了深深的落寞中。行走在街道上，冬日的阳光暖暖的，映着人们平淡冷漠的表情。天空下起了雪，我的世界结满了冰。

故乡的变化并不大，依旧是旧时的巷弄和院落；故乡的变化却又很大，我置身其中，找不到自己的家。仿佛一夜的北风用一支笛子吹老了整条河流，曾经站在门边对我微笑的邻居爷爷也被风吹到了另一个去处。

初遇爷爷的时候我还是个懵懂的孩子，站在长长的回廊里听人讲起他坎坷的一生。长长的脚印长长的梦境，年复一年拼凑着长长的一生。我看他穿着洁白笔挺的衬衫端坐在窗前画画，显出闲适的样子。我为他削铅笔，端详着他脸上久久的微笑。有时候，我会问爷爷为什么微笑。他不说话，微笑依旧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也许有些事情，是不能言传的。我静静地想。我从他学画，但我从不画人。我从不画他们唇角那一抹若有若无的微笑。

渐渐地，我学会像他一样微笑，像他一样在尘世的喧嚣中心如止水。他的画装下过整个世界，尘世的走笔却画不出他的清远。这才是真正的画家。我想。我的成长是他走向迟暮的标志，时光在微笑中流逝，我们仍然心照不宣。

多年后的一个秋天，我为了求学远走他乡。爷爷常说鸿飞那复计东西，所以并没有再挽留我。他只是靠在门边，轻轻地说：“孩子，不管遇见什么，要记得微笑。人生是走过的路，不必太计较得失。我

们活在世上，用微笑丈量时间。”

我点点头，然后离去。

此去经年。爷爷说过的话，有许多随记忆的风干而忘却。然而当我再回来，找到那扇曾经的门时，我看见房门依旧是虚掩着的，盛满了旧时喁喁的欢笑。我轻轻地走进来，看到桌子上摆着旧时爷爷放画稿的盒子。我用颤抖的手打开了那个落满灰尘的盒子，那个储存了他一生记忆的盒子，却发现，里面存放的只有微笑——他所邂逅的不同的人，拥有的共同的微笑。如此熟悉而亲切的笑容。

信手拈起一张雪白的画纸，如同拈起一段空白的时光，寥寥数笔，便能看见夕阳下，有似曾相识的微笑老者抚琴而歌。而如今我同他一样，用微笑，丈量时间。